

《我們與惡的距離》中的涵指結構及其意識

洪崇文

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班

摘要

《我們與惡的距離》有善、惡雙向的對立面，在表層中典型的惡對善表現為民眾對於精神疾病者的恐懼，而深層意識裡家屬用正義的名義逆向征討加害者家屬，使社會出現了野蠻的正義。現實社會中在道德的建立之下使得現今的世界有了相對的規則，也因此定義區分了文明與瘋癲兩者極端的對立向。此研究主要透過《瘋癲與文明》中之理論來探討《我們與惡的距離》中之對立方式，以及此對立所產生的意義與內涵，再由這些意涵當中找出潛藏其中的社會意識。

關鍵字：《我們與惡的距離》、涵指結構、社會意識、《瘋癲與文明》。



一 前言

《我們與惡的距離》主要以五個家庭的故事組成，分別代表了加害者與受害者、媒體（旁觀者）、社工（協助者），故事主要講述從社會隨機殺人事件到民眾對於精神疾病者的恐懼與排擠，為了受害者與平息民怨，社會甚至出現了極端式的正義，試圖抹殺加害者與其家屬的生存、人權。藉由加害者家屬與受害者家屬兩者的內心視角做轉換，表現出瘋癲是如何在文明的世界中求生、掙扎。

《我們與惡的距離》在表層中顯現了社會大眾對於精神疾病的不理解，因此也造就現今對於瘋癲的邊緣以及他者化。在現實社會中由於道德的建立以及社會意識的文明化使得現今的世界有了一定的規則，也因此將人區分了文明與瘋癲二類。此研究主要將透過《瘋癲與文明》中的理論探討《我們與惡的距離》中，如何藉由二元對立之方式，表現出深層之意義與內涵。

基於上論，底下共分兩節討論，第二節的第一點從《我們與惡的距離》的典型敘事去講述文明與瘋癲對立之表現形式。透過敘事上的安排可以了解文明社會對於瘋癲的存在感到恐懼，而在恐懼圍繞之下，社會逐漸的將其邊緣化或予以隔離。第二節第二點則是由文明的霸權意識，對社會的意識與走向形成了一個巨大而不可逾越的指標，以及對於瘋癲的他者化去做分析。第三節第一點是以作品角色定位於社會當中的轉換，從扁平的單向度人物轉變為立體人物，轉換故事的對立架構。第三節第二點則是藉由上述的敘述分析出對於加害者，文明社會是透過何等的野蠻行為去進行社會意識的支配。

二 《我們與惡的距離》中瘋癲與文明的涵指結構及其表層意識

涵指結構意指為了引導事物中某方面的意涵，而其中所包含的幾種可能性。在這裡，涵指結構意指為《瘋癲與文明》中，瘋癲方以及文明方的對立結構，而使其誕生的社會意識，形成了社會上之霸權。就《我們與惡的距離》的表層意識來說，即是文明對於瘋癲他者化之現象，在這樣的意識霸權影響下，這儼然已成為《我們與惡的距離》中，對於建立社會意識之基礎。因此本文將涵指結構分為以下兩種：

（一） 瘋癲與文明的典型敘事

瘋癲與文明這組概念本指人類以「瘋癲」與「文明」這兩種明確方向的區分法來定義人類。依據米歇爾·傅柯在瘋癲與文明的說法，認為：「在古典時期，瘋



癲被隔著柵欄展示。凡是在它出現的地方，它都被隔開一段距離，受到某種理性的監督。¹」瘋癲變成某種供人觀看的東西，成為某種奇特的生物與正常人分隔界線。「瘋癲借用了野獸的面孔。那些被鐵鍊拴在囚室牆邊的人不再是精神錯亂的人而是被某種狂暴本性攫住的野獸：似乎瘋癲發展到了極點便越出了包容其最脆弱形態的道德失常範圍，而藉助於某種突發的力量與純粹的獸性發作結合在一起。²」人對於瘋癲不再是以一個平等的角度去對待，而是以一個獸性的生物去看待。瘋子的狂亂發作也透過獸性的角度被看作是一種社會威脅，以獸性形式發作的瘋癲使自身失去了其特有的人性，也因此瘋癲從人類被歸類為一個不符合文明的非理性存在。

應父：所以真的是.....精神病？

一駿：我是懷疑有思覺失調症.....。

思悅：（疑惑）思覺失調？

一駿：思考、情緒、知覺障礙的腦部疾病,但是還是要觀察一陣子、排除腦部疾病或是其他因素的影響.....以前叫精神分裂。

△入眾人愕，如雷轟頂

一駿：等他清醒點再再而談會比較確定！如果已經有暴力行為傾向、自傷或傷人的可能,我建議還是先住院一段時間.....他本人如果不願意,可能就要你們家屬簽字讓他強制治療。³

在《我們與惡的距離》裡，醫院認定的精神疾病恐會造成傷害自己或是他人的舉動，認為此症狀已成為非理性、失去人性的瘋癲，因此應思聰在被醫生診斷出恐患有精神疾病的同時，也被認定為須住院觀察、並與他人隔離監視防止思聰做出失去人性的傷害行為。

思悅：.....（也哭）我們去醫院好不好？

△思聰憤憤推開思悅，大芝趕緊上前想要制止。

大芝：我陪你去，好不好！我們一起去.....。

思聰：（硬推大芝）你也是假的.....你也是假的.....都騙人.....你們就是要騙我去吃藥變笨、變呆關在醫院裡.....

△大芝跌地上，手機也滾落地

思悅：我們不去醫院，我們去找宋小姐,她說可以有別的辦法.....我們去找宋小姐.....好不好.....

△思聰大爆炸拿起一旁的穿衣鏡砸著桌子,砸著兩女

思聰：不要騙我.....你們都是假的！

¹ 米歇爾·傅柯：《瘋癲與文明》，頁 64。

² 米歇爾·傅柯：《瘋癲與文明》，頁 66。

³ 《我們與惡的距離—創作全見：完整十集劇本&幕後導讀訪談記事》，臺北，麥田出版，2019 年，頁 201。



△思聰視角看著粉碎的鏡面，大芝、思悅在鏡中笑著
△思聰撿起鏡子破裂的一角，憤憤刺向大芝、思悅。
思聰：還笑，有什麼好笑……我讓你笑不出來……
△血跡四濺
△大芝、思悅趴在地上不動⁴

此段思聰在停止服用藥物的狀況下再度出現幻覺影響生活，思悅想透過藥物來抑制思聰的精神問題。「藥」顯然已經成為代表文明對於掌控瘋癲的重要道具。因曾經在「藥」的控制下，思聰漸漸發覺自己已被視為非正常人，為何其要他人都不須服用的藥物來控制自己，加上幻覺的嘲諷下，情緒已無法保持理性並拋棄人性做出獸性直覺般的攻擊行為。

由上述引文可知《我們與惡的距離》之中心架構皆為文明與瘋癲兩方之對立形式。以瘋癲失去人性與獸性的表現使得瘋癲遭受到文明禁閉隔離。在意義上文明認為瘋癲與他們的地位是無法平等的，因此不允許與他們共存且分隔對待並合理監視著。

（二） 文明之霸權意識及瘋癲的他者化

文明的霸權在此定義為一個世界的大眾意識由文明政治所主導，並輾壓除本身以外的他者意識存在，其能成為霸權的原因在於社會上較多數人對於文明意識給予認同以及支持，所以造就了此意識為現今霸權意識的現象。在此引用亨廷頓在《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對於文明的定義：

在今天比較複雜而異質的世界中，影響秩序的因素散見於各文明內部及各文明之間。世界將以各文明為基礎而產生秩序，否則將毫無秩序。在這個世界，各文明的核心國家是各文明內秩序的來源，並經由和其他核心國家的談判，而建立不同文明間的秩序。⁵

在文明意識所帶來的秩序是普遍民眾希望使社會能穩定發展的方針，不同文明間會有不同建立秩序的方法，而為了建立這樣的一個社會需要每個文化之間的溝通、談判，才能造就國家與社會的穩定發展。因此，在這樣穩定的社會發展下，瘋癲所造成的非理性與非人性思想的行為反而造成影響社會平衡的衝突點。至於文明也為了社會的秩序，把瘋癲的人它者化並排除社會甚至移至社會邊緣進而達到社

⁴ 《我們與惡的距離—創作全見：完整十集劇本&幕後導讀訪談記事》，臺北，麥田出版，2019年，頁384、385。

⁵ 《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臺北，聯經出版，1997年，頁210。



會秩序不受那些非理性的瘋癲人士影響。

新聞：某康復之家附近掛了布條：我不敢上學、不敢出門玩耍，誰要負責/一些居民拿著保護社區捍衛家園的布旗杆到市議會抗議。

記者：(OS)棋煙社區的康復之家預計於下週落成啟用.....今天棋煙社區的一群里民在里長的帶領下到市議會抗議.....。

里長：我們不是歧視，是因為這裡是交通樞紐、附近國中小學幼稚園都有，四處都是小孩在出入.....設立在這裡大家都不敢到公園去玩，真的影響居民的權益，這麼熱鬧的地方，根本不適合他們啊！

△字幕：棋煙社區新群里里長

△社區公園的狀態/老人與小孩的散步/附近小學、國中

公園帶著小孩的媽媽：我是不知道真實跟他們接觸會怎樣啦，但是若是看到還是希望小孩不要太靠近.....總是會擔心他們的情緒突然失控.....。

某大叔：我不希望在我們這個社區設立.....地價房價都會跌.....但這不是重點，是這裡的環境不適合啊，他們應該到適合安養的地方吧！

劉名天：我想是因為不了解而導致的害怕跟恐懼吧！會到康家的住民都是經過醫生轉介的，而且康復之家的設置本來就是讓我們的住民在社工跟治療師的陪伴下逐步的跟人群、社區接軌，走向人群，之後我們會辦一些活動，希望能讓彼此多些了解跟對話的空間.....

△字幕：康復之家負責人劉名天。

△新聞縮成品味的網頁上縮圖，390 個讚/也有怒

△網友留言，市議員林阿財回應：建議他們可以搬到山上，比較安靜清幽的地方適合靜養（223 個讚）

△網友：他們只是生病了，給他們一個機會好嗎？（80 個讚）

這則回應：搬到你家旁邊做鄰居，好嗎！（80 讚）⁶

在康復之家的落成，居民以高昂不滿的情緒反對。由於害怕康復之家的病人有情緒失控的可能，因此對於康復之家的不了解而引起害怕與恐懼，導致對於社會秩序有所疑慮。在留言上的雖有保持理性以及開放的角度去相信人生而平等的聲音；但也有對於康復之家的病人會以影響生活在周遭的一般人，擔心文明的秩序會因此有所動搖。

藉由上述引文可以發現文明霸權之現象，其中背後所表示的是一個講究秩序以及

⁶ 《我們與惡的距離—創作全見：完整十集劇本&幕後導讀訪談記事》，臺北，麥田出版，2019 年，頁 136、137。



規則的社會主流意識意涵，以及把藉由瘋癲的他者化之現象表達文明為了秩序的
建立與實行而把瘋癲排斥在外、邊緣化。

三 《我們與惡的距離》中之逆反結構及其深層意識

本篇章將講述《我們與惡的距離》中的逆反結構及其深層意識。劇中最初設計出加害者與受害者等二個不同面向的角色建立了最基本的二元對立面，但《我們與惡的距離》除了二元對立外，還另外增加了逆反結構的運用，作者透過受害者與加害者關係定位反轉，從而使《我們與惡的距離》當中瘋癲影響文明社會規則這樣的表層意識，隨著劇情的推移進而顯現出文明對於瘋癲的反制壓迫。如果，文明這樣的做法是否也與野蠻畫上等號？底下將把《我們與惡的距離》之逆反結構與深層意識，透過以下兩點進行解析。

(一) 受害者與加害者定位轉換

在劇本中可發現受害者在加害者的影響下造成了無法抹去的創傷，那些受害者由於失去了自身的某種權益而認為加害者必須付出同等或是更大的代價進行賠償。而社會也以導正為由，迫使加害者執行刑罰與禁閉。受害者在劇中的定位從最初被刻畫為弱勢且單方面遭受迫害，但隨著劇情的推進，受害者對於加害者的反制、壓迫等舉動使兩者在劇中的角色定位轉換，角色也從扁形的單向度人物⁷轉變為立體圓型人物⁸。加害者對於受害者的一般面向則轉變成應該受到社會邊緣、隔離的弱勢族群。

△曉文戴著口罩,邊走回家邊發訊息

曉文：學長！你的傳播社會學筆記還在我這,什麼時候方便還你

△一連串的訊息都是曉文發給卯師：學長你有空嗎？我想找人聊聊/學長⁹

你是不是介意我是李曉明的妹妹/學長你現在在社辦嗎？

△已讀訊息跳出沒回應，卯又新(卯師)的大頭貼轉眼變成沒有圖像，卯又新(卯帥)變成沒有成員＝大芝被解除朋友關係！

△曉文站在自家麵店門口,鐵門拉下，門口被丟滿垃圾、死老鼠,還有血色油漆亂灑；狂魔一家人搬走、人渣家族、滾、去死、幹.....

⁷ 為只有一種或少數幾種的特性的人物，胡亞敏在《敘事學》中寫道：「這類人物易於猜測，在故事開端就可以推斷出後來的表現。同時這類人物也易於辨認和記憶，讀者很快就能把握他們的特徵。」(胡亞敏：《敘事學》，頁 140。)

⁸ 包含許多特性的人物，有一些互相矛盾的特性，胡亞敏在《敘事學》中寫道：「圓形人物一般具有不確定性，讀者無法預測出他的變化。」(胡亞敏：《敘事學》，頁 140。)



△和協里里長辦公室的牌子已被砸爛
△曉文愕站在店門口，不是第一天看到垃圾，但噴漆、死老鼠是新的
△李母從門縫看見曉文，趕緊拉開鐵門讓曉文進來
△曉文進門鐵門再度拉下，屋內一片幽黑，剩裡面的小燈
△李父醉醺醺從裡面拿刀衝出來，李母擋著李父
李母：你要幹嘛？
李父：.....砍死那個阿不拉.....要不是我找錢給他爸爸辦喪事.....他爸還躺在路邊等人收屍啦.....昨天還跟我說.....有代誌找伊，伊給我靠.....現在竟然帶人來潑油漆丟老鼠叫我們去死.....
△李母奪下李父的刀
李母：拜託.....哩麥溝亂.....哩溝亂哇就死給你看.....
李父：到底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李父拿頭去撞牆，李母丟下刀，也茫然顏坐，
△電話響，曉文回神，轉身去接
男子（電話音）：幹你娘雞掰.....你們這家爛人還敢留在這.....一定要讓你們死的跟你們門口的老鼠一樣.....
△曉文拿著聽筒不停尖叫，無奈、無解、對周邊世界崩壞的吶喊¹⁰

社會對於加害者的社交有了負面的展開，社會為了執行他們所期望的正義，加上對於加害者家屬所產生的報復心態，以潑漆與毀損、斷絕關聯等非合法、非道德性的行動。同時加害者家屬與加害者被社會畫上等號，產生了被排擠、被邊緣化的現象。而這樣的正義只是單方面施加暴力於對方身上。兩者的關係顛倒過來，變成加害者成為了受害者壓迫、傷害的對象。

回憶：

△小六的天彥第一次穿襯衫打領帶，全家人忙進忙出的
△昭國拿相機、天晴拿著領帶給挑，喬安不停的比劃著
天彥：媽！快點，好熱！
喬安：第一次西裝禮儀耶，又要跟喜歡的女生一起吃.....還要跳舞.....一定要帥到爆炸才行！
天晴：媽！那我西裝禮儀課，一定要穿的像蘿拉公主。
天彥：蘿拉公主也太搞笑了吧？
天晴：哪會？
喬安：蘿拉公主是誰？
昭國：天晴你找照片來，爸一定幫你想辦法！
喬安：等到天晴有男孩子找上門，你就拿棍子去趕人了吧！

¹⁰ 《我們與惡的距離—創作全見：完整十集劇本&幕後導讀訪談記事》，臺北，麥田出版，2019年，頁147、148。



昭國：什麼棍子？是球棒.....誰敢追我上輩子的情人.....

△一家人笑的笑、噁的噁

△喬安終於整理好天彥

喬安：爸爸！你相機到底好了沒.....？

昭國：我是在等你耶.....三秒,五連拍！

△昭國設好定時，跑向三人

△一家四口對著鏡頭五連拍，各種搞笑姿勢¹¹

以回憶的方式講述一家人在槍擊事件以前為一個和樂圓滿的家庭，在喬安失去兒子以前是一位重視家庭的女性。從這裡以扁形人物設定可看出喬安為一位溫柔樂觀的母親形象。而透過這個形象將對於下面這段台詞做出角色情緒、性格轉變做一個對比。

△News 哥帶著看起來疲憊不堪的李父李母走過整個新聞台，眾人停滯

△社會組組長帶著一組攝影，在旁預備,拚命跟 News 哥示意=開機？

△News 哥搖頭，帶著李家父母走到會議室門口

△喬安瞪 News 哥，你要幹嘛？

News 哥：李爸李媽想要看到大芝的長官.....因為找不到大芝.....

喬安：（氣得起身）我殺了她嗎？

△喬安要往外走去，李父李母看著喬安眼眶就紅了，擋住去路

喬安：你們夠了喔！

△喬安無法看這兩人，氣得走到窗邊

喬安：.....找小孩找到這有沒搞錯？

△News 哥請編輯室裡的人往外走,眾人只得紛紛閃出去

△News 哥關門，示意李父、李母講話

△李父李母兩人為難站著，喬安不想看，只能望著窗外

李母：要不是我們心我們怎麼都聯絡不到.....曉.....大芝，我們也不會來.....對不起.....

△李母急切也歉意，又尷尬又慌哭到說不下去，喬安僵著不動

李父：一切都是我們的錯，我們曉文不懂事.....你要打要罵都可以....

喬安：我不想看到你們，你們出去.....

△李母哭到跪下，李父也跪

李母：拜託.....真的對不起.....

李父：.....那天辦完事情.....曉文才說您是受害者的家屬，她真的不知道，不然不會來這裡上班.....然後曉文就不見了.....我們真的是失職的父母，連她住在哪裡都不知道.....真的不敢奢求你原諒...

¹¹ 《我們與惡的距離—創作全見：完整十集劇本&幕後導讀訪談記事》，臺北，麥田出版，2019年，頁228、229。



喬安：（大怒回頭）……李曉文死了最好……一命換一命她也不配，我一點都不想看到你們家的人……給我滾……

△News 哥想上前安撫喬安，喬安拿著東西甩 News 哥

喬安：你也一樣……

△喬安怒打開門走出會議室

△辦公室外眾人看著走出的喬安，攝影機還拍著，喬安急步走出辦公室¹²

喬安認為是李父、李母的教育問題導致李曉明引發殺人行為導致自己的兒子失去性命。當李曉明的父母出現並要求見喬安一面時，她以仇視的態度不願接見。受害者家屬並非對加害者親屬感到恐懼，而是以憤怒與責怪的情緒施壓於加害者親屬身上。在這邊明顯可看出有別於過往喬安溫柔敦厚的樣子，然而透過這兩種不同的個性樣貌相呼應後能發現出編劇對於喬安身上設計的圓形立體人物特徵。人物特色由扁平轉變為立體，就如同受害者家屬與加害者家屬的定位轉換。

（二）文明社會的野蠻支配

《我們與惡的距離》反映了現代社會的主流意識，為了穩定社會的發展，文明社會因此認定瘋癲是無法與之共存於社會的存在，但又為了能使瘋癲可以回歸社會，建立了瘋人院隔離與矯正。也因為如此瘋癲的概念與被監視或被控制的形象有了連結。由於現今的網路普及度範圍廣，意識主流隨著網路的流動，以網路媒體為媒介將文明的意識持續擴大形成主流意識。社會利用網路留言攻擊來抨擊非主流意識，並藉此主導自身在社會意識的地位。

△新聞畫面變成品味新聞網頁上的縮圖

△網友留言：這傢伙還沒死，我們要花多少納稅錢養他（5000 讚/怒）

△網友留言：屎尿人渣代言人（4234 個讚之類）

△網友留言：大快人心（1997 讚）¹³

△陳昌入法院時的詭異神情，畫面縮入品味新聞網頁

△網友：免死「精」牌！我也要申請一張（6997 讚）

△網友：殺兒童唯一死刑，不要浪費大家時間（3788 讚）

△網友：禽獸和律師一起裝瘋賣傻，律師帶回家教化好了（1235 讚）

14

△馬方林遮著臉到警察局，被記者圍訪，寸步難行

¹² 《我們與惡的距離—創作全見：完整十集劇本&幕後導讀訪談記事》，臺北，麥田出版，2019 年，頁 269、270。

¹³ 《我們與惡的距離—創作全見：完整十集劇本&幕後導讀訪談記事》，臺北，麥田出版，2019 年，頁 107。

¹⁴ 《我們與惡的距離—創作全見：完整十集劇本&幕後導讀訪談記事》，臺北，麥田出版，2019 年，頁 200、201。



- △跑馬字：珍惜生命，希望無限；求救請打專線：1995，請救救我
- △網友 A：馬方林劈腿多次，pinky 愛太深傷太重……（怒 8000）
- △網友 B：R.I.P，來生再分享陽光與快樂給我們（18939 讚）
- △網友 C：馬方林臉書：zh-tw.facebook.com/mafunlin0127/（怒 344）¹⁵
- △畫面縮成品味新聞網站截圖新聞
- △網友：這個國家墮落了！恐龍法官去死！幹！！！！（6789 讚）
- △網友：希望他在監獄被虐死！私法正義（578 讚）¹⁶

《我們與惡的距離》每集都會有新聞事件，並且以底下的群眾留言與意見作為開頭，從底下的留言可以發現許多人以非理性的留言攻擊非文明的人或族群，並藉由此去支配社會意識。在事件被網路放大流傳的同時，網友透過對於事件的批判留言引發眾人的迴響無論是按讚與按怒等，皆可察覺網路留言對於社會認同的風向具有極大的影響性。社會群眾透過社交網路表達及渲染自己的評斷與價值觀，例如有網友以肉搜的方式執行對於當事人的撻伐來尋求發洩管道，並從網路留言灌輸自身的意識觀於其他社會群眾上。根據上述分析，從網路上的留言及輿論壓力可以發現文明架構上的野蠻意識。

四 何為真正的瘋癲一代結語

本論文以《我們與惡的距離》為敘述對象，談論該劇本當中之涵指結構及其意識，並相對分為表層與深層等兩個部分。首先就表層之涵指結構及其意識來說，可以發現《我們與惡的距離》是以瘋癲與文明最初的對立結構，再藉由瘋癲與文明的情節設計，表現出文明的霸權意識以及對與瘋癲的他者化。

而就深層之涵指結構及其意識來說，可以發現《我們與惡的距離》透過表層結構的對立與象徵，有效的在其情節中，使受害者與加害者的定位轉移，在兩者的張立中凸顯出文明社會的野蠻支配。

基於上論，何為真正的瘋癲？從《我們與惡的距離》可清楚看到何等的社會現象，試圖將現實文明以不斷把瘋癲他者化之荒謬現象合理化。在這種現象的蔓延下，文明打破了瘋癲的生活規則，藉由禁閉隔離，以使其受到某種理性的監督。

對於瘋癲的處置隨著文明社會所造成的它者化出現了兩極反應。而對於此，社會至今仍無法找出有效地使文明與瘋癲這兩者之間有效平衡共存的一條道路。

¹⁵《我們與惡的距離—創作全見：完整十集劇本&幕後導讀訪談記事》，臺北，麥田出版，2019年，頁230、231。

¹⁶《我們與惡的距離—創作全見：完整十集劇本&幕後導讀訪談記事》，臺北，麥田出版，2019年，頁294。



也許這樣的揭露與反思所傳達出來的社會意識，正是劇本在播出後能夠引起迴響與反思的主要原因。

